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陶冠

她们不会开汽车，却能熟练驾驶亚洲房建领域最大动臂塔吊；她们个头不高，却敢在百米高空进行作业。在中建三局公司承建的华中第一、中国第二、世界第三高楼——武汉绿地中心工地，有两位“女司机”卢有珍和肖金花，她们是项目塔吊操作工。

卢有珍和肖金花是表姐妹，来自湖北麻城，在工地，他们的任务是驾驶大型动臂塔吊。每天清晨，他们搭乘工程梯到达项目50层的楼顶，顺着塔吊下方的钢梯向上攀爬20米，来到离地面约270米、不足2平方米的动臂塔吊操作间内，开始一天的工作。

《工人日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卢有珍熟练地控制操作杆，将地面的钢构件缓缓吊至50层。通过电脑显示屏，卢有珍可以看到吊钩离地的高度。地面信号工通过对讲机指挥起吊，随后楼顶信号工指挥她吊到指定位置后再脱钩，整个流程一气呵成。

驾驶亚洲房建领域最大的动臂塔吊，建设华中最高楼

“行走在云端”的工地姐妹花

记者了解到，卢有珍和肖金花分别驾驶项目顶模平台上的M1280D和ZSL380动臂塔吊。卢有珍说，开动臂塔吊的女司机确实少见，自己原本和丈夫在村里做小生意，但觉得年轻还是要学一门手艺，恰好亲戚在开塔吊，就跟来武汉学习塔吊操作技术，没想到一干就是两年。“平时工作时也会觉得累，但一想到自己一个小女子能驾驶亚洲房建领域最大的动臂塔吊，得意之余就没什么可抱怨了。”卢有珍说。

当问及操控大型动臂塔吊的诀窍时，卢有珍说：“要听指挥，反应也得特别快，信号工说下吊1厘米，就不能下吊2厘米，不然很可能发生吊物伤人事件。”卢有珍坦言，开塔吊要握住手柄不放，一天9个小时来，手心发红。为保证进度，有时她不得不在塔吊上吃午饭，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驾驶大型动臂塔吊，感到既开心又荣幸，有了这次的工作经验，以后再驾驶其他类型塔吊，就手到擒来了，我们再也不愁找不到工作了。”肖金花自豪地说。

由于项目地处长江边，200米高的塔吊操控室内视野开阔，透过玻璃窗，滨江景色一览无余。肖金花说：“我们能参与武汉城市建设，目睹每天在变化的武汉，特别骄傲！”

外地人口、劳务派遣工成护士群体主力；高压、高强度、低保障凸显职业困境——

负重前行的白衣天使

编者按

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南丁格尔，国际护士理事会将每年的5月12日设立为国际护士节。

为了解护士的工作现状，《工人日报》记者跟随北京三级医院一名普通护士进入手术室进行了实地采访，体会到护士工作艰辛的同时还探寻到，

近几年来，招聘外地劳务派遣工为合同制护士已成为各级医院填补护理人员短缺的重要途径，“来自外地农村，没有户口、编制外、低工资、低保障”也是护士面临的困境。

在今天这个属于护士的节日里，以此报道向坚守在医院一线的白衣天使们致敬！

本报记者 彭文卓

当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王克荣还在她的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忙碌的时候，在这个城市对角线的另一端，手术室新来的年轻护士单彩玲也在参与着一次次生命救援。

在生命不断降临和消逝的医院，她们的爱心、专业、耐心、坚守是南丁格尔精神的最佳诠释，但高压高强度低保障的生存状态，却与社会对她们的职业期待形成巨大反差。在以外地人口、劳务派遣工为用工主体的环境下，她们如何践行南丁格尔精神？

平凡小护士的一天

普外科手术室护士单彩玲（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每周要上1个24小时的大夜班和3个8小时的白班，还有随机的备班。5月8日凌晨一点多，她就是在大夜班时被医院的电话叫醒的。医院专门给值班护士配手机，有时在地铁里听到有相同铃声，她都不自觉进入紧张状态。单彩玲来自安徽农村，是北京市六里桥附近一家三级医院的护士，今年22岁，参加工作3年，到手术室1年，此前是儿科ICU病房护士。

今天的手术是神经外科的突发患者。单

彩玲一直在普外科，虽然之前背过开颅手术的操作，但还没有上台经验，她想叫备班援助。医院规定，备班护士，不论是几点被呼叫，必须在半小时内到岗。但这台手术已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简单地术前讨论会，熟悉手术步骤后，她熟练地换好无菌服，别好头发，戴上帽子、口罩、手套，急索地进入手术室开始准备工作：确认手术通知，从无菌间取消毒用品，调节室温，调节仪器、刷手，铺无菌器械台，准备器械、布类、药品、输液等用具。一切准备妥当，病人被转入手术室，医生就位。

凌晨三点，手术正式开始。单彩玲在满屋子的管线中熟练地穿梭着，她要配合手术医生，传递手术需要的刀、剪、敷料、针线等。这活并不简单，她要高度集中随时关注手术的进展情况，“手术剪刀样子差不多，其实用途差别很大，有线剪、组织剪、脑膜剪……一个一个好的器械护士，术中医生一伸手，就能准确地递给主刀医生需要的器械，甚至要比医生更懂‘刀’。”

单彩玲术后告诉一同进手术室的《工人日报》记者，一般的手术要准备40件至50件手术器具，碰到大型的手术要上百件器械，而她每天大概都要准备四五台手术。

手术间静得只剩下剪刀钳子的交叉声和

监护仪发出的各种生命指征提示音，她第一次看着医生取下患者的一块头颅盖，尽管不适应，她还是配合着接下来的缝合操作，随时清理手术台上残留物。

早上7点，手术终于顺利结束。而单彩玲已经和医生们一起，站了整整4小时。她说，最长一次手术，她站过8个小时，下肢静脉曲张已经成了外科医生、手术室护士们的“必备”职业病。

等到做好器械清点，清理完手术室回到值班室，已近8点半。桌上留着食堂阿姨送来的包子、白粥，困意却席卷而来，她只想赶紧下班回家补觉了。

单彩玲工作不久，她没有经历过护士长们口中的生死死别，她的成就感是每次见证新生儿的诞生，就觉得这个工作再累再脏也是有意义的。

艾滋病护士的数十年

单彩玲的经历对于“老护士”王克荣来说已司空见惯。30多年来，王克荣护理过26种传染病患者5万多人。怕患者找不到她，手机从没换过号码，24小时开机，其中有700多个电话号码都是艾滋病患者的。

王克荣从1984年毕业做起护士，1997年被调到艾滋病的护理岗位。刚开始进病房，她也进入了一级戒备：要用眼镜、帽子、口罩、橡皮手套、隔离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意外的是，王克荣真正接触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就改变了她的想法：老李是一个炼钢厂的车间主任，一次在向熔钢的炉子里放废旧钢铁时，一个日本时期留下的炸弹引发了爆炸，为了抢救同事和设备，老李被烧伤

了，因为手术中输入大量血浆，他意外感染了艾滋病。“英雄老李应该得到最好的服务。”王克荣开始尝试走进她的病人。

“尊重、接纳、保密”，而不是盲目地安慰，这让王克荣的病人获得了安全感。除了普通护士的高压高强度工作，王克荣的工作还包括对艾滋病患者的人文关怀。

她创造了适合我国文化背景下的艾滋病患者生理支持监测+心理情感支持+社区关怀管理的综合护理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医院艾滋病门诊护理模式。

王克荣是中国第一位荣获“贝利·马丁奖”（艾滋病防治工作国际最高奖）的护士，对于护士高压高强度的工作，她说：“专业操作和人文关怀是护士必备的南丁格尔精神。”

高压低保障成为职业痛点

单彩玲、王克荣都是万千白衣天使中的一员。“年轻、外地人、编制外”，单彩玲代表了如今城市中大多数护士的状况。月底看着工资条的时候，她经常很发愁。“白衣天使”的标签，让她们被寄予很高的职业期待，但高压、高强度、低保障却是职业常态。

“作为一个特殊的手术室群体，我们暴露在激光、射线、烟雾这些对身体有危害的环境中，长期倒班的影响更不用说，几年下来就会出现职业病。这几年医患矛盾越来越严重，病人指望医生给看病，很多时候怨气就撒在护士身上，面对指责甚至打骂我们也只能忍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护士谢静（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是同事里难得的北京本地人，她说很少有北京的父母舍得让孩子当护士，即使来了也很容易辞职。

所以这些医院的护士，大多是外地人。她们不仅面临离家远、生活成本高的难题，还常常因为节假日加班不能回家。今年春节，单彩玲虽然没有被排到白班和夜班，却因为要备

班，也只能一个人在北京过节。

而护士群体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还在于普遍的同工不同酬现象。据了解，在大多数公立医院，护士一直是缺口最大的人员之一，加上公立医院不断扩大规模，招收了大量的编制外护士，并且实行编制内护士和编外合同制护士双轨管理模式，这些劳务派遣制的护士普遍遭遇同工不同酬、职业晋升受阻等困境。

“正式工和合同工的差别主要在绩效奖金。我们的奖金很大一部分靠科室效益，但每个季度、重大节日时只有正式工才有奖金，公积金、保险等基础福利也相差很多，干的活却是一样的。”单彩玲工作3年，如此高强度工作每月工资到手才4500元左右，但每季度5000元左右的奖金却没有她的份。

低工资低保障的同时，护士的业务水平却要逐年提高。据王克荣介绍，护士一般有年度操作考核、季度理论考试、每月科室考核、每天晨会提问、流行新病种考核等等，对护士的专业性要求很高。

单彩玲说她刚到儿科ICU病房的时候，有个小孩子身上插满了各种管路，半昏迷中躁动不安，因为连续挂水，手上已经找不到了针孔。单彩玲一不小心没准针，虽然这种情况下情有可原，但是想到病房外孩子的父母没日没夜的驻守，她觉得特愧疚。

“提起护理，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扎针、输液、配药。但实际上，护理工作的专业性很强，护士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单彩玲说。

“护士生存状态的改善，需要从一点一滴开始。”王克荣说，不能因为别人不理解、工资奖金低，就否定自己的职业价值，但她也期待，职业精神的传承能够和职业状态的改善同步起来。

“快，快……”

“绷带，绷带……”

“吗啡，准备好……”

“姐妹们，麻溜的……”

5月11日凌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值班电话响了，一位刚做完手术的患者需要转到重症监护病房。值班的护士长张洋和她的护士姐妹们又开始了新的忙碌。这样的工作场景对于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护士来说已习以为常。“紧张有序，更不能忙中出乱”护士长张洋这样总结她们每天的工作。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重症室里的夜班护士



值班护士们正将一名刚下手术台的患者转移到病床上。



一名护士正在调整输液导管。



5月11日零时30分，刚做完例行检查的护士穿梭在病床间。

即使遭遇恶语相向、拳打脚踢，仍把精神病患当亲友，17年如一日细心照顾

“最美”金牌男护工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实习生 廖景芝

5月3日早上8点，韦文武一如既往地出现在广西蒙山县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内。为患者做好晨间护理，给他们整理床铺，协助他们洗脸漱口、梳理头发，帮助他们领饭喂食，监督他们按时吃药……刚刚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韦文武做着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经过一年多发展，学校使农民工进一步了解工程质量标准和生产操作规范，提高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学校立足建筑施工现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既提高了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又使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

水电四局设农民主业余学校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方泉）为进一步提升农民技能素质，中国水电四局自项目管理部成立伊始便设立了农民主业余学校，使农民工在业余可通过学习提升综合素质。

据介绍，此次活动至今年12月底结束，全年培训城镇下岗失业人员、转岗待岗职工、农民工各1000人。通过培训，力争使各类培训人员80%以上获得初级以上技能等级证书，实现就业或自主创业。宁夏总工会筹集50万元培训资金，专项活动筹集培训资金不低于300万元。

为将活动落到实处，宁夏各级工会组织

将对辖区内所有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和新失业人员进行一次入户家访调查，了解其面临的具体困难和就业需求，有针对性地确定培训班次和培训工种。

水电四局设农民主业余学校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方泉）为全

面提升农民技能素质，中国水电四局自项

目管理部成立伊始便设立了农民主业余学校，使农民工在业余可通过学习提升综合素

质。

据悉，该学校分为公共课程和专业课程。

为不影响项目部生产施工，业余学校在课

程安排上，时间短的课程安排在晚上下班后，而

时间较长的技术类课程则一般安排下雨等无法施工的时间，使农民工学习工作两不误。

经过一年多发展，学校使农民工进一步

了解工程质量标准和生产操作规范，提高质

量意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学

校立足建筑施工现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既

提高了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又使农民工适

应城市生活。

即遭遇恶语相向、拳打脚踢，仍把精神病患当亲友，17年如一日细心照顾

患者，有大声唱歌跳舞的，有突然脱光衣服的，甚至还有向他吐口水、喷饭或突然挥拳打人的。

面对这些患者，年轻的韦文武有过放弃的念头。“没有心理准备，上班第一天就后悔了。”韦文武说。“但后来又想，既然来之则安之，看看能不能适应，所以就没有提出辞职。”

随着在病房里接触病人越多，越让韦文武感觉到他们的无助。天性善良的韦文武

就是凭着这份善意一直坚持着。“看着他们真的很可怜，也就想多帮一点点是一点。”

如今，照顾朝夕相处的病人已经成为他

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经历着患者从

入院到出院，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像他

所说的：“做惯了护工的工作，舍不了单位，舍

不了职业，也舍不了这些病人。”

韦文武对记者说，这种情况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性格腼腆的韦文武面对种种难题从来不退缩，他认为干事就要实实在在。韦文武说：“看待这些病人老的像父母一样，小的就

跟亲生儿女一样。”

韦文武对记者说，这种情况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性格腼腆的韦文武面对种种难题从来不退缩，他认为干事就要实实在在。韦文武说：“看待这些病人老的像父母一样，小的就

跟亲生儿女一样。”

韦文武对记者说，这种情况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性格腼腆的韦文武面对种种难题从来不退缩，他认为干事就要实实在在。韦文武说：“看待这些病人老的像父母一样，小的就

跟亲生儿女一样。”

韦文武对记者说，这种情况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性格腼腆的韦文武面对种种难题从来不退缩，他认为干事就要实实在在。韦文武说：“看待这些病人老的像父母一样，小的就

跟亲生儿女一样。”

韦文武对记者说，这种情况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性格腼腆的韦文武面对种种难题从来不退缩，他认为干事就要实实在在。韦文武说：“看待这些病人老的像父母一样，小的就

跟亲生儿女一样。”

韦文武对记者说，这种情况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性格腼腆的韦文武面对种种难题从来不退缩，他认为干事就要实实在在。韦文武说：“看待这些病人老的像父母一样，小的就